



死的舞蹈

[德] 伯恩哈德·凯勒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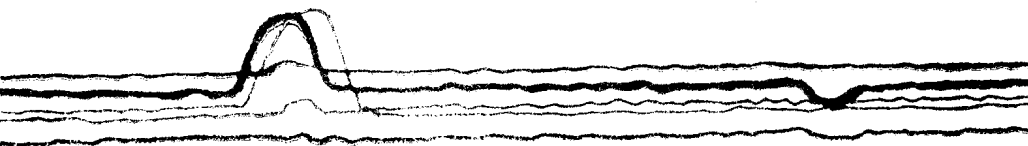
死的舞蹈

[德]伯恩哈德·凯勒曼 著

黄 贤 俊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福州



死的舞蹈

〔德〕伯恩哈德·凯勒曼著

黄贤俊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5.875 印张2 插页379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120

书号：10173·378 定价：1.72元

凯勒曼和他的《死的舞蹈》

德国现代著名作家、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伯恩哈德·凯勒曼 (Bernhard Kellermann)，我国读者还不大熟悉。他于一八七九年三月四日生于德国拜恩州的富尔特（今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的父亲是一个官吏。他先在明兴工业学院学习，以后改学德国语言学和绘画。他曾经游历过欧洲、美洲和亚洲各个国家。在希特勒疯狂统治期间，作者度过了十二年艰苦的岁月，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沉默。尽管纳粹当局不断给他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压力，他总是拒绝参加任何活动，既没有做过一次公开演说，也不愿意发表一行文字来糟塌他自己的姓名。希特勒政权崩溃后，德国人民得到了解放，凯勒曼积极参加了为民主德国而斗争的战斗行列。一九四五年出任“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盟”的副主席，一九四九年被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议员，一九五〇年成为德国艺术科学院的院士。他因在黑暗年月里受尽折磨，体力衰退，不幸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在波茨坦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凯勒曼是于本世纪初开始创作生涯的，当时德国文学正受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反动的美学流派的强烈影响。所以他的创作

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印象主义和感伤情调走向现实主义，成为新现实主义派（Neurealismus）的作家。他的处女作《昨天和李》（Yester und Li 1904年），《英格堡》（Ingeborg 1906年）和《海》（Das Meer 1910年），都带有浓厚的印象主义色彩。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形象，都是感伤的，颓废的，属于病态心理，显然作者沉缅于幻想世界里而逃避现实，使作品丧失了现实感和生活气息。

给凯勒曼带来世界声望的作品，是他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隧道》（Der Tunnel）。这部小说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研读和讨论。它的题材和形式都是不寻常的，想象成分和具体事实交织在一起，人物的活动适合于主题思想而且忠实于现实，因而引人入胜。书中故事是关于横贯大西洋的隧道计划，这条隧道把新旧世界连接在一起，其终点便是北美洲和西班牙及法国南部海岸，而中间站却设在大西洋中的亚速群岛和百慕大岛。凯勒曼描述了一九一三年纯属“乌托邦”的这项设计的进程，至于它的实现可以说只是时间问题，在我们的行星上是有可能成为事实的！

凯勒曼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作者认识了国际政治斗争的形势，并把它表现于另一部长篇小说《十一月九日》（Der 9. November 1920年）里面。此书以反对军国主义为主题，把德国军队中士兵的痛苦生活与后方大人物穷奢极欲作了鲜明对照，深刻地揭露了德国军国主义者的罪恶，既生动又有力量。作者一面谴责了战争，一面公开地表示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情，他通过热情的笔触描绘了这面旗帜，认为只有红旗才能清除资产阶级的肮脏统治，所以他写道：“光明正在从东方向我们走来！”

这时凯勒曼的政治见解，逐渐成熟，我们从《舍伦贝格兄弟》（Die Brüder Schellenberg 1925年）和《阿纳托尔镇》

(Die Stadt Anatol 1932年) 两部长篇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前者描写了二十年代初期的魏玛共和国，体现了德国的战后情景，悲惨的经济危机和可怕的战争后果，如失业陡增、物价暴涨、食物匮乏和居民的流离失所。后者描写了罗马尼亚一座小镇附近发现石油油田，于是妄想发财的人，恍如一群蝗虫，从四面八方来到阿纳托尔小镇，把这座小镇搞得面目全非了。这部小说发表在法西斯统治的前夜，说明了作者已经预见到德国潜在的隐忧和阴影。

一九三三年，纳粹头子希特勒攫取了政权，所有进步作家横遭迫害，有的被投入集中营，有的惨遭杀戮，有的流亡国外受尽种种折磨。具有作家良心的凯勒曼，虽然仍然留在德国，在小城市里过着隐居韬晦的生活，表面上搁笔不写，而实际上在偷偷地写，把他耳闻目睹的法西斯黑幕记录下来。德国一解放便于一九四七年发表的反法西斯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死的舞蹈》

(Totentanz) 就是他长期沉默后第一部轰动世界的杰作，作者因而荣获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九四九年国家奖金。

二

《死的舞蹈》的主题是“谁应负德国法西斯化的责任？”，作者一扫关于法西斯主义起源的种种谰言，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纳粹当权的人，主要的是大富翁、军火制造商和工业家。作者没有正面描写他们，只是在故事的进展中，我们觉察到潜伏在后面的一股真正的推动一切的势力，这便是大军火制造商舍尔哈默尔兄弟。它表面上是制造汽车的，实际上是制造军火的工厂，成为屠杀成千上万犹太人的，逮捕无数无辜男女的策源地。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追求利润的贪欲，把冒充大人物的骗子拥上台去，不

借把德国推向毁灭的边缘，把德国人民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金钱便是舍尔哈默尔兄弟所崇拜的唯一神道。试看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何等淋漓尽致：

“拥护他们当权的工业家们，发了几百万和几千万的大财，军官和将军们，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两倍三倍的薪饷、优厚的地产，他们从来没有这样优裕过。各行各业都在大量捞钱，谁会追究责任？”

这一点对于小说的结构赋予重大的意义。故事发生在德国某一个中等城市，但作者没有点出这个城市的名字。凯勒曼一向对于作品的地理环境都是尽心加以描绘的，他这样做并非偶然，因为德国象这样的城市有几十个，他所以不提，说明所发生的是德国普遍的现象。

小说一开端便揭示了那座城市中极受人尊敬的公民，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法比安从疗养院回来，发现城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法西斯党徒夺取了政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时候，法比安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加入希特勒党呢，还是抵制这群匪徒呢？前一条道路并不难，只消到那里一登记就算入党，接着便是飞黄腾达，财源茂盛；而后一条道路相反地是走向毁灭，连维持一个律师事务所都不可能，甚至随时有杀身之祸。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法比安，是个无一定主见的人，他只求自己过着安乐的生活，只求名利和地位，他的癖好和理想可以随着德国军国主义者的癖好和理想而改变。因此，法比安的政治色彩从自由主义者的粉红色变为法西斯主义者的褐色，并不要太长的时间。

凯勒曼在法比安的身上无情地揭示了德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自私自利，追求名位，意志薄弱，其他都在所不计。果然，法比安入党后立即与新市长陶本豪斯搭上了关系，凭着他一点小聪明，给新市长拟出一篇就职演说的讲稿，大获赞赏，又博得了行

政长官鲁姆夫的青睞。于是一跃龙门，身价十倍，官职从建设局局长兼政府顾问，最后登上代理市长的宝座；党内职务又是挺进队总队长，直上青云，踌躇满志，全市居民为之侧目。

象法比安这样的知识分子，正是德国最典型的形象，军国主义者就需要这一类人。纳粹从这一阶层里招募来许多“专家”做他们的羽翼，而这些“专家”便在法西斯政治或经济的体系中担任高位，为他们出谋划策，狼狈为奸。出于现实主义的观点，作者并没有把法比安写成定型的，这是凯勒曼的高明之处。法比安的灵魂深处也是自相矛盾的，善和恶也在他的心里交战着。他眼见法西斯暴徒迫害犹太人，焚烧犹太教堂，捣毁犹太商店，发动战争等等，他有时并不以为然，可是却有两种解释：其一，这只是革命中应有的过渡现象，不久就会正常化的；其二，这只是敌人造谣，事实并非如此。经过这样解释之后，他心安理得，继续随波逐流下去。当他成为纳粹党徒的时候，本来有好几次他满可以悬崖勒马，不至越陷越深，比如他的哥哥，雕刻家沃尔夫冈头一次提出警告，希望他从速回头，他心爱的姑娘克里斯塔背离了他，他深感痛苦；后来沃尔夫冈从集中营释放出来，再度痛骂一顿，逼他与纳粹一刀两断，否则断绝兄弟关系，最后他心爱的小儿子罗比死于非命，大儿子哈里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生活在每一阶段都给他敲了警钟，告诉他法西斯瘟疫不但毁灭了他的祖国，而且也毁灭了他个人的幸福，但他并没有觉醒。直到希特勒德国崩溃的前夕，德国成了一片废墟，死伤无数，他才觉悟过来，但为时已经晚了，纳粹覆亡已成定局，他只得拿起手枪自杀。

三

作者也以生花妙笔写出了一些善良的知识分子，如法比安的

哥哥沃尔夫冈抱着满腔正义感，在酒店里对法西斯发了一通牢骚，便被格杀打扑召去传讯。后来因对犹太人医学专家法勒受辱表示同情，当场被逮捕关在集中营里做苦工。在这期间，因替集中营司令官夫人塑象获释，出狱后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创作。他仍有脆弱的一面，尽管他不满“第三帝国”的现状，但他害怕坐牢和受刑更甚于死，始终缺乏勇气与法西斯匪徒进行斗争。至于贝蒂夫人和她的女儿克里斯塔，也属于这一类人。她们是没落的资产阶级，平日养尊处优，得过且过。虽然她们痛恨法西斯，但也无所作为。贝蒂夫人最后为人告密被捕入狱，结果还是她的女儿向法比安求救，得被释放，不过她们的灵魂是干净的。

此外，书中也展示了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X射线学者，医学顾问法勒，他享有国际声誉，因身为犹太人，难逃屈辱和被迫害的命运，他一手建立的研究所被没收了，存款被冻结了，三番两次受到格杀打扑的敲诈勒索，最后连自己在郊区的房屋都保不住了。他佩着一枚黄色的犹太勋章去找法比安，法比安对他受辱难于忍受，要帮他说情，法勒回答得很好：“这是党的‘星星，人们出于嘲弄的心理，给它以勋章的形状。老实说，我佩着它决感不到耻辱，因为人人都会立即辨认出，我不属于进行民族大屠杀的那个民族。”这些话何等发人深思呵！

另一方面，凯勒曼对于无恶不作的法西斯分子给以无情的鞭挞，他们从上到下都在疯狂捞钱，每个人都想在赃物中分得一份。于是全城弥漫着一股“淘金狂”，作者告诉我们，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当地格杀打扑头子席林向法勒前后勒索过八万马克和两只金表；新市长陶本豪斯，本是一个小地方官吏，一上台就拚命搞钱，挥金如土来翻造他的私邸；最后连建筑顾问克里格眼见如此公开劫夺，他的眼也馋了，立即忘记虚伪的民主思想，也向外国占领区中伸出了他贪婪的手。他对法比安说：“今天，您可是

我的客人，法比安，没有二话好说，我有的是钱嘛！”

法比安离了婚的妻子克鲁蒂尔德是典型的利欲薰心的女人，书中几次提到，她见法比安生财有道，满想从中分一杯羹，有意与法比安和解，特留两间空房子，等待法比安搬回居住。她搞沙龙，搞“友好之盟”俱乐部，举行演讲会等等，固然出于对法西斯的狂热，主要的还是高攀新贵，借以捞钱享受，她所以与廷伦男爵夫人结下不解之缘，也是跟此分不开的。沃尔夫冈把她比喻为一条猎狗，“谁去打猎就得带着她。我认为她缺少一个脑筋。”实在说，她何止没有脑筋，而是懒、贪、馋集于一身，如果行政长官当时对她有进一步表示，她出卖肉体的事也是肯干的。在这里作者写得十分深刻，简直把这个女人的肮脏下流的灵魂暴露无遗了。

对于法西斯军人集团，凯勒曼也同样尽情地加以讽刺。冯·廷伦上校和他的妻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只要一遇到关键的场合，作者就让这一对配偶中的任何一个在台前表演一番，使人只感到可憎，可厌和可恶。丈夫是地道的小丑，他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德国军人的优越感，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并吞俄罗斯乃至囊括全世界的欲望，体现了德国反动军官的全部心理状态。而他的妻子呢，更是丑态百出，人老珠黄了，还在卖弄风情，她恬不知耻地吹捧她狂妄自大的丈夫，炫耀她荣获骑士勋章的儿子，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希特勒主义渗入了她身上每一个毛细血管。

四

在《死的舞蹈》中，凯勒曼完全粉碎了帝国主义创造力的神话。纳粹是不会从事建设的，希特勒及其党徒所走过的每一寸的

土地，留下的只是毁灭和死亡。法西斯统治给德国人民带来的，不是富有和繁荣，而是灾难和破坏，因为战争是他们发动的，一切凄惨地失败便是“第三帝国”的最后下场。在这里，作者凯勒曼把行政长官鲁姆夫作为他们上层人物的代表来塑造。鲁姆夫是个被社会摒弃的人。他象希特勒一样本是流氓出身，在家乡混不下去，便到轮船上当厨师，在美国下流社会里混了几年，觉察到德国垄断阶级需要他这样的“冒险家”为其服务，便回到德国来，因参加“啤酒店政变”有功，于是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客。实在说，他除了残暴成性，欺压无辜老百姓，杀人不过眼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能耐。他霸占了“鲤鱼饭店”，杀害饭店主人利克司夫妇，宴饮、赌博、打弹子球，玩女人乃是他的看家本领，他身边副官的妻子或未婚妻几乎都被他糟塌了。最后他看中了法勒的女儿，美丽的犹太姑娘玛里昂，借学习意大利语为名，企图把玛里昂弄到手。他看到德国命运已成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便对玛里昂说，他在土耳其的马尔马拉海滨买得一座美丽的地产，强迫她一同逃出德国，共享荣华富贵。同时拿出一袋钻石，说是他的“胜利品”，但坚贞不屈的玛里昂不为所动，拒绝他的要求，他便命令格杀打扑把她活活弄死。这一段赤裸裸的描写，说明法西斯所谓上层人物道德败坏，不堪设想到什么程度。

相反地，书中也出现诚实正直的人。教师格莱亨是个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他沉默寡言，与雕刻家沃尔夫冈相友善，他对法西斯匪徒所作所为痛心疾首，于是用“不知名的兵士”的假名字散发传单，痛斥纳粹的罪恶，呼唤人民觉醒起来，与纳粹作战到底。格莱亨深信，他的理想一定会胜利，但他自己能否活着看到胜利，他可没有把握。他并不孤独，他在德国地下战士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并肩奋斗，直到最后的一息。他在被执行死刑的前夕，给好友沃尔夫冈的遗书中，仍然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他写道：

“我尊敬的朋友！一个可笑的偶然事件把我们交到格杀打扑的手里。我们一伙四十八人，其中有一个在严刑中死去，但没有人泄露一个字。我们定于明天早晨绞死。”

“在德国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儿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坚决地相信，我们是为德意志的自由和再生而付出自己的生命的。别了，我的朋友！”

凯勒曼在《死的舞蹈》中并没有让读者产生绝望的感觉，他对于德国人民的自由和再生仍抱着强烈的希望，这便是这部小说不可埋没的特色。

此书对于法西斯的褐色恐怖、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内部的惨况都作了详尽的描绘，如果不吹毛求疵的话，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小说中只写教师格莱亨在路上与牵着两条短腿狗的老头儿联系，没有写出地下党的领导。对于地下战士的英勇行动也没有交代清楚，使人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至于法西斯迫害共产党员也写得不够，我们只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及之。瑕不掩瑜，《死的舞蹈》还是有它卓越的成就之处。

这部小说，我早已译出，正在校订的时候，十年动乱降临了，我的译稿便被拿走，至今没有下落。“四人帮”粉碎后，我又重译了这部小说。在重译的过程中，我感觉到林彪、“四人帮”的空前浩劫，与法西斯的罪行有共同之处，如“突击入党”，入党就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打、砸、抢以及夺权窃位者的生活腐化等等何其相似乃尔？！我在翻译之余，感慨万千，胡诌了《踏莎行》一词，现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伸手抓权，
埋头营利，
东西前后何相似？
喧呼结队闯民家，

堂堂立法成空纸！

一跃龙门，
便居高位，
霎时鸡犬飞升起。
继承衣钵隔重洋，
希魔追认贤徒弟。

黄 贤 俊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05)
第三部.....	(199)
第四部.....	(295)
第五部.....	(369)
第六部.....	(439)

第一部

第一卷

这里谈到的是城市的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法比安，他结束长时间的病假归来之后，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周围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那次所乘的夜班快车，晚点了整整一个小时，以致深夜一点钟才到达住宅。使他惊喜交集的是，使女玛尔塔还没有睡觉，他一走上楼梯，就把门打开了。他热情奔放地握着她的手，并请求她把红酒端到餐厅来。他笑着补充说，他想对自己的归来庆祝一下。

“我的太太大概已经睡了吧？”当他在过道上脱下大衣的时候，他问道。他压低声音说话，以免吵醒他的夫人，因为她患神经衰弱症，经常失眠。

是的，夫人今天很早就睡觉了，玛尔塔回答，而且答应立即把红酒送来。

法比安的心情非常愉快。他高兴又回到家里来了，当他享受住宅里夏日般的温暖时，他开心地搓着双手，因为在接他从车站回来的出租汽车上很是寒冷。甚至任何人住屋里所固有的特种气味，都使他感到喜悦，在他休养的四个月期间，他完全把它忘掉了。现在好了，那么他又到家啦！

他从过道走到工作室里去，把所有电灯的开关都开了。一切依然如故，他引为自豪的藏书室里五光十色的排列成行的书籍、一些画幅和他心爱的小玩艺。他已经觉得自己在家了。他爱好的